



曹聚仁作品系列

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

曹聚仁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曹 聚 仁 作 品 系 列



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

曹 聚 仁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 / 曹聚仁著.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4
(曹聚仁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2644-6

I. 采... II. 曹...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1163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刘雪枫
封面设计 宁成春 范昊如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曹聚仁 1948 年摄于上海



曹聚仁访问上海闵行新区，摄于1958年



曹聚仁访问北京，摄于1958年



曹聚仁在农村访问，摄于1958年



曹聚仁在武汉长江大桥工地，摄于1957年夏



曹聚仁访问抚顺煤矿，摄于1959年9月



曹聚仁访问抚顺煤矿，摄于1959年9月



曹聚仁访问鞍山大孤山铁矿

总 序

曹 雷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他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

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也曾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20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

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

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目 次

总序	曹 雷	001
----	-----	-----

采访三记

前词	003
----	-----

一、所见	009
二、所闻	027
三、所知	043
四、“人民”之页	061
五、我们的感受	080
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97
七、大梦	118
八、“舟山”传奇	137
九、“台湾”之页	144
十、茶杯里的风波	163
十一、朝鲜战争	169
十二、风云	179

采访新记

南来	203
失去了的梦	224
上海人语	240
隔帘花影	261
大陆文化	279
大陆文艺	300
纸上谈兵	321
闹情绪	341
仙境与现实	360
三个中国	379
第三势力	400
“五年矣!”	420
后记 曹景行	439

采访三记

前 词

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独白

唯独恨弟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约翰第一书》

—

“接吻罢，不要想了！”但他的疑问，不但没有减少，反比谁都多些。

“你不爱一个人，连你自己也不爱！”但他爱他自己，爱他的友人，甚至于听到兔子的哀号，心里都会觉得不自在。他是恐怖党的执行委员，但他看一切主义的信仰只是可笑的，他并不知道他做事的意义；但他又非做不可。

他诅咒流血，但他专干流血的事体。

他积极地肯定自我，但他结果是自杀。

“我饮我的酒，并不掺淡它。”但他的酒味似乎比掺过水的还要淡薄，他自己把酒杯敲碎了。

他是一个实践家，但他的幻想沉思，正如一个白日梦者。

“死似乎是不必要，所以是不可能的，甚至于想到我是为了这个缘故而死时，也并不觉得快乐骄傲。我所感到的，是异样的淡漠。我不想生，但也并不想死。我问我自已道：‘我害怕不害

怕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没有恐怖，我只有淡漠。”

(俞平伯《灰色马》跋)

二

三十多年前，我爱读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究竟为什么，这原因也说不出来。不过爱好的程度，与年俱进，那是真的。其中有一句，说他的妻子归宁，那些小姨们问她：“闻姊家有阁子，且何为阁子也？”这话是无从答，不能答，而且不必答的。庄子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答就有不答的妙处。这便是我所了解的虚无主义。（其实，我这么说，也是多余的。）

最近，一位绝顶聪明的孩子，他要到什么教堂去听道，我觉得十分惊奇。我对他说：“别人我不敢说，像你这样懂得很多的人，居然也会接受愚妄人说教，我总以为是一件怪事。”他说他一走进教堂，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慰；他听了赞美诗，心魂就安定下去，这就是他所以爱听道的因由。朋友们说：这是曹某的失败，因为一个虚无主义者的门徒，而要逃避到教堂中去，还讲什么“虚无”？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史事。文艺复兴时期，雷渥拿德·文西（今译莱奥纳多·达·芬奇——编注），他接受了希腊的光辉，一种的异端精神把他的自我唤醒了起来。他的门徒，接受了他的启发，也有了异端的精神。可是，那些门徒到街头去，听到了神父的嘶喊，立即惶惑起来，好似犯了极大的罪恶，都跪向神父面前去忏悔。可是，他们一回到文西面前，又觉得十分惭愧，知道刚才向神父去忏悔，乃是一件蠢事。这种矛盾的精神变态，正是孕育虚无主义的摇篮。那位“佐治”（《灰色马》主人公），你说“肯定自我”罢，他是唯一的肯定自我的人。你说